

從前金到萬金— 推測天主教郭德剛神父的佈教路線

/ 許聖迪¹

壹、緒論

1859年西班牙籍神父郭德剛一行人在高雄前金建立天主堂，1863年改建玫瑰天主堂。1861年將天主教福音帶至屏東萬金，1863年建立萬金第一座土塊教堂，四十六人受洗為首批教友。後來因為地方居民不諒解與仇視，屢次破壞並火燒教堂，1865年大地震導致教堂毀壞大半，1869年良神父購地（今址）以西班牙古堡式的構造興築萬金天主堂。後來幾度重修，至2011年萬金天主堂歡度建堂150週年，一群天主教友為了效法神父當年的佈教路線，於當年11月17日舉辦了「福傳150萬金永流傳活動」，計畫從高雄玫瑰教堂騎單車到屏東萬金村，體驗當時神父的傳道與佈教。

當時傳教士在台的開教與墾拓極度辛苦，傳教士與教會長老常有信件往來，書中除了陳述興建教堂始末、為人付洗等的佈教生活實錄，也詳實的記載當時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的道路與聚落發展，佈教的過程遇到沿途聚落居民的騷擾與阻礙，可見不同文化習俗造成的差異隔閡，這些都成為佈教上的最大挑戰與辛酸，也是對傳教士個人的信念、毅力、胸襟等構成重大的考驗和衝擊²。

天主教在台灣南部的傳播路徑雖然沒有清楚的地圖記載，但是可以從其他「圖跡」中尋找，如 Kleinwpcchter, George（1883）或 C. Imbault-Huart（1893）Carte de L'île Formose等的地圖記載台灣南部重要的聚落

¹ 屏東萬丹人，高雄女中教師，作者通訊：ylwbbpeokr@hotmail.com。

²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

點位，其中包括打狗（Takao）與萬金（Bankimcheng），並多描述出兩聚落之間的陸路途徑，不過這些地圖多屬概念性路徑，相對位置可約略判斷，但實際的點位或距離則無法正確得知。不過本文仍盡力以日本時代利用現代測繪技術所畫製的1904年出版的台灣堡圖為參考依據，輔以清末來台傳教士的書信往來與十九世紀末外國人描繪的台灣地圖，推測與重建當時郭德剛從前金到萬金佈教的路徑。

首先蒐集傳教士書信與查詢相關文獻，分析天主教在高屏佈教的過程與內涵，回溯當時佈教受阻的事件，從事件發生地點推估當時行走路線。另外參考網路地圖資源Map of Formosa³、台灣百年歷史地圖⁴等網路圖資重建佈教路徑。接著以1904年台灣堡圖⁵為底圖，利用QGIS（Quant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軟體數化與模擬當時郭德剛佈教的路徑。作為天主教道明會佈教保存或後續研究的參考。

貳、天主教在高屏地區的發展

一、天主教初抵台灣（1626-1683）

西元1626年，西班牙進占台灣北部。同年，馬蒂內會長率四位傳教士於大雞籠嶼登陸。看到台灣土番受西班牙軍隊迫害，傳教士決心將福音帶

³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gallery/map_pages/map_index.html。

⁴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結合大量圖資，結合Google的地圖介面建立台灣百年歷史地圖4的網站服務，以1904年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為底圖，利用線上數位化、測量等功能重建當時郭德剛佈教路徑的空間特徵。

⁵ 1898年9月起台灣總督府臨時土地調查局開始調查台灣土地利用狀況，調查的成果共繪製了466張「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其中一幅為全覽圖，另外也縮製堡圖簡化而成「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圖」，其內容大致相同，但因比例尺大小差異，後者地物的描繪較不精細（徐瑞萍，《二十世紀台灣中比例尺地形圖套疊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由於基隆、高雄與澎湖三地因港口軍事機密嚴格，不得公開發，其餘地圖皆由台灣日日新報於1906年印製發行，不過「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圖」比例尺較小不在管制之例，高雄地區的地圖得以保存下來（林明璋，〈從古圖資推測清末鳳山縣雙城古道之位置〉，《環境與世界》，17（2008），57-82）。

給他們，開始在台北部的佈教工作。傳教工作由基隆擴展至淡水、宜蘭一帶，終於在社寮島興建台灣第一座教堂：Todos-los-Santo（諸聖堂）。後在基隆見巴利安教堂，於1630年被颱風吹倒。西元1632年，厄斯基貝神父為安撫淡水土番，於此興建玫瑰經聖母堂。1642年，荷蘭軍擊退西班牙人，隨著西班牙人從台灣北部撤離，天主教的佈教也隨之中斷。

二、清朝從禁教到開放（1684-1895）

1684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雍正禁教，直到1858年天津條約開放基督教可至中國傳教的權利，菲律賓聖道明會玫瑰省省會長奉羅馬教廷之命，派遣西班牙裔傳教士郭德剛⁶（Fernando Sainz）及若瑟（Joseph Dutoras）兩位神父來台傳教，若瑟因不諳閩南語，改由洪保律（Angel Borfurull）神父代替來台，1859年5月28日初抵打狗港，12月以龍銀62圓在當時前金靠海一帶購買一筆土地，用稻稈茅草簡單搭蓋臨時傳教所，歷經幾次以土塊磚、紅磚與咕啞石改建教堂，終於1863年完工，自西班牙迎奉聖母像，更名為「玫瑰聖母堂」。

玫瑰聖母堂採用哥德式混合羅馬式尖塔建築，教堂正面是高聳尖塔，兩旁有小型衛塔，其特色是垂直向上的線條，有嚮往天國的喻意。門廊上有小天使扶持「奉旨」的石碑，是咸豐皇帝1864年為防止百姓仇教滋事騷擾所頒布的。初抵高雄傳教時，遭逢當地居民反對與為難，後來稍為安定後即至台南尋找傳教機會，郭德剛神父前往西拉雅平埔新港部落受到熱情對待，讓他留下好的印象。

⁶ 郭德剛（Fernando Sainz，1832年—1895年）是一位西班牙裔道明會教士，為最早到台灣的天主教傳教士之一。1858年的《天津條約》解除台灣禁教之後，郭德剛和四名中國籍傳教士於1859年5月15日抵達打狗港1863年底，他前往今屏東縣的萬金庄平埔番社傳教，並建立了今天萬金天主堂的前身。1869年他奉命離台回菲律賓，1895年在馬尼拉去世。



圖1 1863年高雄前金玫瑰天主堂（資料來源：http://139.175.13.20/kmh/oldphoto/findpic2.asp?recordNo=cca100062-hp-cp2003_009_023ss-0001）



圖2 1931年興建的玫瑰聖母堂（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高雄老明信片》（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

三、屏東萬金的佈教與開拓

「萬金莊是個漂亮的小村鎮，本地人覺得它是幸運之村，因它未受到漢人的蹂躪與掠奪，村子位於綿延不斷的群山腳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以和任何地方媲美，真是個美麗的福地。郭德剛神父必定受到天主的引領，才選擇在這裡建立教會。萬金也是向本地人傳教最理想的地點。⁷」郭德剛神父從前金把天主教傳播至萬金，至於為什麼會選擇至萬金，史料上並無清楚的記載，大致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萬金教友緣故

當時萬金有人至高雄作工，跟著別人去找神父，聽了道理覺得不錯，跟神父說：「你可以來我的故鄉，叫做萬金，在山腳下，離這裡差不多五十里路。」那個人好像叫做「分達」，神父想了想，就來看看，以後就決定在這裡佈教了⁸。

⁷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56。

⁸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台北：聞道，2008）。

（二）佈教延伸至高山部落

萬金東鄰屏東山區的排灣族部落（今泰武鄉佳平村），為屏東平原進入大武山區，早就是人群往來的重要節點與進入內山的角力場。萬金的平埔族與東側的排灣族之間有共祖傳說，常以通婚為生活的互動方式，兩部落相鄰的地緣得傳教士也常藉此拓展網絡，萬金遂成為當時欲進入高山地區或者是向排灣族接觸的管道之一，也是吸引外國人前來的原因之一⁹。

（三）平埔族的好印象

1859年7月14日郭德剛前往台南佈教成果不佳，回程認識一青年，並請該青年帶領探察西拉雅番社，該晚接受頭目款待，所以神父對平埔族擁有美好經驗，所以決定向屏東平原山麓的萬金¹⁰平埔族部落佈教。

1861年12月初郭德剛帶著福建傳教員楊篤及阿土先生，由打狗步行六十餘公里前往萬金為期一星期的佈教，獲得當地居民極大的歡迎，萬金居民講的是漳州腔的閩南語，剛好跟楊篤可以溝通。1863年5月後郭德剛把前金堂務交給楊真崇神父後，前往萬金以六十圓購得土地，造一座土塢天主堂，1864年萬金堂區成立，天主教繼前金後在台灣高屏地區建立的第二個堂區，1865年損於地震，1866年11月29日毀於居民縱火。1869年重建，教堂牆壁之材料極為特殊，並非鋼筋水泥，而是由碎石、石灰、黑糖、蜂蜜、木棉、火磚等混合而成的，堅硬無比，正面為雙塔式的形體，屬於巴西利卡式（Basilican Style）的小型天主教堂規制，整座教堂可以視為由西正面、中央聖堂及東面環形殿三個造型所構成，花費930圓，終於1870年12月8日竣

⁹ 吳玲青（2013），〈近二十年歷史學的屏東區域史研究回顧〉，收於《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

¹⁰ 萬金早期為平埔族主要的居住地點，其來源從鳳山八社中的力力社說起，力力社的舊址原在崁頂鄉的力社，約在潮州溪與東港溪的匯流處，清乾隆中葉地權流失舉社遷往屏東平原沿山地區（施添福，《清代台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11）。萬金西北邊為客家人成德村與五溝村，彼此常有衝突。

工，1875年清朝政府諭令沈葆楨鐫刻「奉旨」及「天主堂」花崗石各一塊，於1875年鑲嵌於教堂正面¹¹。



圖3 靠近萬金的一處農家



圖4 萬金天主堂外觀原貌

（資料來源：王雅倫，《1850~1920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台北：雄獅，2006）

（資料來源：<http://www.catholic.org.tw/bankin/bankim/history.htm>）

天主教選擇佈教地點的思維與模式，在傳教士人數和治安條件未有明顯改善前，會先以建立兩個據點後，兩在據點間擇中點建立另一新據點，一來可作為吸收信徒的地方，二年可作為傳教士往來的中繼休息站¹²。上述天主教佈教的空間選址的策略在前金與萬金之間也有，1864年於溝仔墘開設佈教所¹³，是前金與萬金途中過夜休息的地點，也剛好方便彼此聯繫，互相照應¹⁴。

¹¹ 陳立中，〈屏東縣萬巒天主教文化瑰寶—萬金天主堂〉，《歷史月刊》，24（2008），13-17。

¹² 楊嘉欽，《高雄前金天主聚落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¹³ 溝仔墘教會是不久之前才建立的，我認為它的位置是最理想的，溝仔墘正介於萬金和前金之間，如果下午從萬金出發，日落以前可以到溝仔墘，第二天一大早，就可以到前金了，回程也是一樣。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52。

¹⁴ 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圖 5-6 溝仔墘佈教所遺留的磚瓦、瓷器
(註：現今存放於萬金天主堂；實察拍攝，2013.1.20)

1864年溝仔墘佈教所起初有不少人聽道，不過同年4月10日與6月7日遭受當地居民破壞，1866年3月郭德剛神父囑咐阿成哥監工買地重建聖堂，竹柱房屋三間，4月派楊真崇神父為本堂，1868年2月良方濟神父任本堂神父，向客家人承購土地，計畫借給貧困的客家求道者耕種，但異教徒客家人提出額外高價才肯讓售，因此計畫終成泡沫。後來1868年再遭居民放火焚毀¹⁵，1869年李嘉祿神父重建溝仔墘天主堂，教堂寬26尺，長70尺之聖堂，聖堂主保是聖若瑟。1893年6月教外民眾會同萬丹附近閩南人大舉襲擊，放火燒聖堂，最後溝仔墘佈教所而成廢墟¹⁶。

參、從前金到萬金－重建郭德剛神父的佈教路線

十九世紀末外國人在台灣的探險都會寫成手札或筆記，可以窺見當時在台灣南部高屏一帶的活動，雖說打狗港停靠船隻方便，往東、往南則須經過

¹⁵ 查明原因，因為鳳山教會長老牧師開始在竹田與萬丹等地佈教，某日以檳榔、茶水、土煙招待女賓客，後來因為女賓客舊病復發，胃痛而逃，仇教者因此四處散播謠言，說基督教牧師和天主教神父是同黨，下毒謀害善良百姓（潘敬軒，1979：11）。

¹⁶ 黃照明，《戰後台灣天主教的本土化－以蘭陽舞蹈團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不過天主教佈活動就不一樣，1861年起天主教高雄堂區與1864年萬金堂區立，往返兩地之間的傳教士頻仍，這樣的狀態就記錄在十九世紀末地圖中，Map of Formosa with the Catholic mission stations marked on it（1877）此圖可以看出天主教以Ta-kao（打狗）為核心據點，往東到Liao-Pi（今內埔老埤）、Ban-Kmm-Cheng（萬金庄）都有據點；另外，Kleinwpcchter, George（1883）等都已把打狗（Takao）與萬金（Bankimcheng）等重要聚落標誌出來，圖中顯示前金至萬金的路徑是可以行走陸路，兩地之間的路徑循著當時大馬路或往來主要幹道也粗略繪出，此外萬金之前的路徑往南轉了一個大彎，這個大彎成為判斷與重建的重要依據。

表1.十九世紀末描繪有關台灣南部地圖

圖名（年代）	局 部 圖 況
圖7 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China (1874)	
圖8 八省沿海水道全圖：臺灣群島水道亦作臺灣總圖（約1874年後）	

¹⁷ Beazeley, M. (1883),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in 1875,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with sketch map, 記載當時他從打狗港出發，先抵東港 (Tan-kang)，後訪小琉球 (Lieu-kieu)。

圖9 Map of Formosa with the Catholic mission stations marked on it (1877)



註：圖中Lao-pi為今日內埔鄉老埤。

圖10 Geognostic map of south Formosa (18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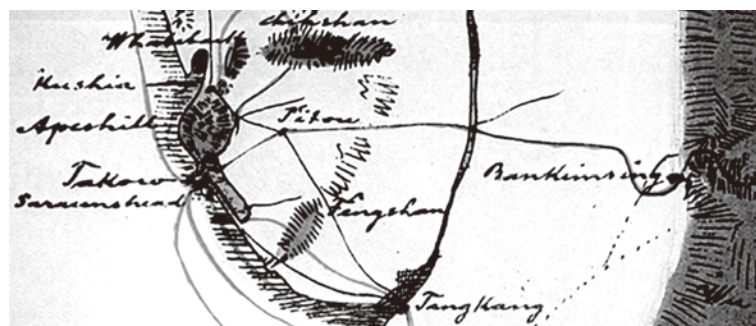


圖11 Formosa, southern part (1885)



圖12 Carte de L'île Formose (1893)



註：圖中LAO-PI為今日內埔鄉老埤、BAM-KIN-SENG為萬金。

(資料來源：圖9為中研究地理資訊中心提供，其他整理自
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gallery/map_pages/map_index.html)

當時傳教士在台灣佈教時，遇到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隔閡，台灣開港通商初期居民的排外，乃至於仇外的心理，到處騷擾甚至攻擊傳教士與教堂，傳教士會定期把發生的事件以書信方式回傳給教堂瞭解，因此若要重建當時的佈教路線，可以利用傳教士們與教會間的書信往來，從中找尋教案事件的發生地點，配合十九世紀末外國人描繪台灣相關古地圖的記載，建構書信與古地圖的二重證據，便可推測當時的佈教路徑。

一、前金至萬丹渡頭（高雄區段）

郭德剛神父一行人自 1859 年 5 月 28 日初抵打狗港，因為外國人長相太奇怪，引發居民議論紛紛，甚至已有居民向鳳山官吏報告這些外國人的行蹤，因此神父一行人決定於 5 月 31 日動身前往鳳山縣城。由以下的書信即可略知：

不久，我們發現，已經有人向官吏報告了。很明顯地，官吏們的印象中認為我們到台灣來，是為了取財或是侵略土地，所以派了捕役強迫我們離開。捕隨身帶著公堂的文件和禁令。我們既不是來侵略的，也就不在乎那些捕役。相反地，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約定去拜訪知縣。因為我們相信，如果知縣了解我們的目的，那麼就不會再有麻煩或是騷擾了。五月三十一日，一大早我們就準備去見官員，但是他們似乎更早起來，七點左右，就派一隊士兵，中途把我們攔住，送到縣城「埤頭」。……。上午九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官員衙門，似乎每個人都得到警告，說我們已經抵達了。¹⁸

如果以此事件來看，郭德剛神父已知到如何從前金到埤頭（Pitao 或 Pitau，今鳳山），所以重建郭德剛神父的路徑，前金玫瑰堂位在海墘仔，為了順利到鳳山，必須先往南南東走到苓雅寮聚落，那裡才有主要道路連結鳳山。到苓雅寮後接著往東北東共走 3.55 公里抵達林德官庄，繼續往東走 4.14 公里經五塊厝到埤頭鳳山從西門進入城內。

¹⁸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51-52。

接著如果依照古地圖顯示，從埤頭繼續往東行走，目的即是當時屏東平原另一大聚落萬丹，所以順著城內道路出東門主要道路即往東南方，行走約3.97公里到山仔頂庄，從山仔頂庄有叉路，取東2.33公里到琉球仔，往東南東再走2.85公里到下淡水溪畔的萬丹渡，乘船渡溪約2.23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從山仔頂庄取東叉路後，今路名為「萬丹路」，即可佐證該路是前往萬丹的主要道路。根據1904年台灣堡圖的判讀，此佈教路線高雄區段途經海墘仔、苓雅寮、林德官、五塊厝、山仔頂厝、大道公、後壁寮等聚落都是以福佬聚落為主。

表2.清代文獻有關於津渡設施的記載

清代文獻名稱	西元	清朝年代	文獻記載
鳳山縣志	1720	康熙59年	（下淡水溪）濶數里許，秋冬水涸，往來可通；春夏漲滿，非舟莫濟，奸人藉此居奇，設渡船棋索渡錢，行人病之，五十七年，知縣李丕煜改歸番社傭工撐船，民便利涉，奸計莫施；仍令巡司王國興稽察。（頁28）
重修鳳山縣志	1764	乾隆29年	萬丹渡 ，在港西里，縣東四十里。小舟渡人（二渡即中路頭渡）。（頁41）

註：官渡口處依規定須設船二隻，以傳遞文書兼渡載民眾。

二、萬丹渡頭至萬金（屏東區段）

傳教士的書信記載中，溝仔墘除了曾建立天主教佈教所外，也常發生侵擾教堂事件，溝仔墘到萬丹渡頭之間，就會經過萬丹。因為1866年11月29日萬金天主堂被襲擊，神父在歸途中被居民綁去萬丹，幸得打狗英國領事的幫助，鳳山知縣才勒令釋放神父，由此可以得知神父已知道萬丹這個聚落。如果乘坐渡船過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下船後從下蚶聚落往東南東走3.5公里經田厝橋、客厝橋、客家厝聚落抵萬丹。

不過在萬丹以後，從溝仔墘到萬金的路上就有不少書信記載傳教士往返中遭遇阻礙，根據這些騷擾事件找出當時路徑行經的聚落如下：



圖13 清末到日本時代初期屏東平原主要道路圖¹⁹

(註：圖中黑色虛線以東至山腳一帶顯示客庄聚落的分布範圍。)

表3.天主教佈教²⁰

撰寫	時間	事件
郭德剛	1864.4.17	那時正是中午十二點，我剛準備隆盛餐桌上的食物的時候，溝仔墘的傳教師（阿成哥）跑了來（萬金）。他一進屋裡，就伏在我的腳前，開始繼續地抽泣。「說啊，什麼事？發生什麼事？」我催促他。「一切都完了。」他邊哭說：「他們來天主堂搶東西，搶走了我們僅有的三頭牛，把屋裡的病人擄走且想要殺我。」很明顯地，他說的是那些外教人，他們常常破壞我們的工作。……。總而言之，我告訴他們必須靜候變化；我要他們等三天，然後從名叫「卡普隆」（Capulon，加飽朗）的小村落潛返溝仔墘，看看有什麼變故。 ²¹

¹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23冊。轉引自陳秋坤，〈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3），6。此圖為1897年日本殖民政府繪屏東平行政區域和交通路線地圖，作為配置辦務署和警察署的基礎。萬丹街是港西下里的農產市集和商業中心；道路支線可順沿下淡水溪河道，跨越東港溪，通抵東港河口，轉換漁船往來臺南府城或大陸沿海市場。

²⁰ 部份整理自陳淑慈，《萬金聚落空間之研究—以萬金天主教教會史料為基礎》（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²¹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51-52。Fernandez, Pablo,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1859-1958)》，(Taipei: SMC Publish company, 1994)。

郭德剛	1866.1.16	半年來，有許多的變化，情況改變不少。以前，走在通往 <u>溝仔墘</u> ，無可避免地要遭到匪徒埋伏掠奪，現在有些進步了，附近的兩個村民表會同意把捉到的盜賊送往官府，所以，竊盜案件減少了一些。……。為此，基督徒必須加倍小心，如要他要到 <u>溝仔墘</u> 一漢人、客家人大本營一就得提高警覺，否則，一定會遭遇不幸。 ²²
良方濟	1867.10.15	本地人（萬金）很恨客家人，客家人亦以迫害本地人為樂。到目前為止，客家人已破壞了兩個村莊的農田，把種植的稻穀、甘蔗、蔬菜和甘藷都燒掉，他們威脅要進犯 <u>溝仔墘</u> ，破壞農田，燒毀全村。大家在談論，客家人正準備儲存軍火，以便侵襲 <u>溝仔墘</u> 。 ²³
李嘉祿	1868.12.29	現在徒步旅行很不安全，從 <u>萬金</u> 到 <u>溝仔墘</u> 的四、五里路更是危險，如果逞強走這條路，就得隨時準備接受來自各方的攻擊。到 <u>溝仔墘</u> 的路徒是如此危險，以致每次去那裡探望神父，都免不了身體受傷。有一次在路上，一群本地人對我辱罵，扔泥巴，然後嘲笑我的窘態。另一次，他們在路上攔截我，檢查我所有的東西後才放我離開。 ²⁴
	1863.10.10	郭德剛神父與數名教友，由扛狗徒步至 <u>萬金</u> ，在 <u>泗溝水</u> 和 <u>硫磺村</u> 之間準備要下河涉水時，突被十一名手持番刀的土匪及惡徒擋路並強取財物，雙方僵持良久，郭神大見無計可施，只好任由盜匪強搶其所帶經費二百圓、衣物、日課經及麵餅。 ²⁵
	1869.9.7	良方濟神父與李嘉祿神父對調服務堂區，良神父受命為 <u>萬金</u> 本堂，9月7日騎驢前往 <u>萬金</u> 途中在「 <u>四溝村界</u> 」，被埋伏於河邊的客家人行搶，搶走了行李只留下幾本書，結果是由 <u>萬金</u> 庄內 <u>長山國術師</u> 前往交涉討回神父之財物。 ²⁶
	1875	由於教友從聖堂門口通往鄰村的道路，必須經過客家的村落（ <u>新庄仔</u> ）而直達 <u>內埔</u> 之 <u>竹山溝</u> ，本來是筆直的，但客家人迷信風水常說教堂破壞了他們村莊的地理位勢，該條路又路又與 <u>五溝</u> 村民之路徑交接，時常有糾紛，神父見狀為避免兩村族群的械鬥，計劃另闢一新道路捨直取彎經 <u>五溝</u> 村公墓旁再轉右接 <u>內埔</u> 道路，但仇教者卻百般阻撓，偷襲神父雇請的教友工人，並欲謀害神父，良神父不得已訴諸官府處理，知縣承認天主教係國內公認之宗教，並諭知此後不致讓民眾發生類似事件，才平息糾紛。 ²⁷

（底線為筆者所加。）

²²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灣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64。

²³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灣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79。

²⁴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灣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89-90。

²⁵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台北：聞道，2008），66。

²⁶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台北：聞道，2008），56。

²⁷ 潘竹軒，《萬金庄百年傳教拾穗》（屏東：萬金天主堂，1979），6-7。

上述提及地點有：溝仔墘²⁸、泗溝水、硫黃村、五溝、加匏朗、萬金庄。從溝仔墘至泗溝水之間以外國人繪製古地圖來看是會先往東南經潮州聚落中心，接著再轉往東北路徑，形成一個大彎道。所以從萬丹出發，向東南方行走3.78公里，途經西勢溪（今東港溪支流）雙溪口渡²⁹，乘坐渡船至雙溪口聚落，繼續行走至溝仔墘，溝仔墘在1864年建立教堂，郭德剛神父之所以在溝仔墘的聚落設立佈教中繼站，探究原因其一是渡船交通重點地點，其二是中繼休息站以緩和路途遙遠，其三則是平埔族留給郭德剛神父好印象，除了可吸收平埔族成為教徒，與平埔族的相處模式就可應用在萬金等地。



圖14 萬金村民聯外路線圖³⁰

²⁸ 郭清代溝仔墘因位在隘寮溪支流沿岸而得名，清代時是平埔族下淡水社的居住地點，日本時代昭和十年（1935），「溝仔墘」大字有平埔族男47人、女60人（國勢調查，1937；轉引自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4：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1），571）。西北側有一聚落為渡船頭，因位於河流注入主流處，所以河流密如網狀，早期河流較深且寬加上沒有橋梁，所以有幾戶人家就經營擺渡撐筏的工作，因此聚落就稱渡船頭，現在與溝仔墘都隸屬竹田鄉泗洲村。

²⁹ 雙溪口渡（港西），在西勢溪下游，縣東二十二里，萬丹往溝仔墘經此，渡錢十五文。（盧德嘉，1892：120）

³⁰ 陳淑慈，《萬金聚落空間之研究—以萬金天主教教會史料為基礎》。（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51。

從溝仔墘往東南行經溝仔墘橋³¹，3.36公里後經五塊寮和北勢頭聚落到達潮州，不過在潮州即轉往東北，行走3.78公里經頭溝水抵達萬巒，從書信資料判斷，萬巒以後大多先往北北東到泗溝水，再從泗溝水往東北東抵達五溝水3.93公里，最後往東北1.88公里抵達萬金天主堂。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戴炎輝的研究指出，移居赤山、萬金的茄藤、力力等社的平埔族群，與其附近的佳佐等閩南村庄一直保持友善的關係，常有相互往來的貿易。相對的，赤山與五溝水、大林等客家庄則常處於敵對狀態，所以路徑往來就不循通向五溝水、大林之路，反而多取道於佳佐，於是當地的平埔族在長期與閩人和諧與往來，吸收了福佬的語言與風俗、文化，逐漸福佬化，幾與福佬部落無異。³²

加匏朗與赤山是早期平埔族力力社所移居，加匏朗位在萬金的南方，與西鄰佳佐皆為閩南人聚落，兩聚落人關係良好，萬金堂區也有不少來自佳佐加匏朗社的信徒³³，傳教士進出萬金也曾經借道加匏朗³⁴，所以佈教路線可以往東行經佳佐、加匏朗再轉往北往萬金，所以此為可能路徑之二。根據1904年台灣堡圖的判讀，此佈教路線屏東區段東半部份途經崙仔、田厝、萬丹、雙溪口、五塊寮、潮州等除了潮州是閩客混居之外，其餘皆是福佬人為主的聚落；西半部份途經頭溝水、萬巒、四溝水、五溝水等都是客家人為主的聚落，另外佳佐、加匏朗、赤山、萬金等聚落為平埔人為主。

³¹ 溝仔墘橋（港西），在本莊溝上，縣東二十五里，長三丈五，寬四尺許，萬丹往潮州莊經此，光緒十八年莊民修。（盧德嘉，1892：124）

³² 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台北：遠流，2008），114。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台北：聯經，1992）。

³³ 如阿成哥，出生加匏朗社，曾於1866年3月協助重建溝仔墘教堂，1872年10月5日受洗。（潘竹軒，《萬金庄百年傳教拾穗》（屏東：萬金天主堂，1979）），10。

³⁴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台北：聯經，1992），741-764。



1859年西班牙籍神父郭德剛一行人在前金建立天主堂，1863年開始郭德剛神父在萬金購買土地與興建教堂，1864年建立萬金堂區，使得此地的平埔族人開始確立與漢人不同的祭祀活動，並展演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需分攤一般漢人廟宇從事祭祀活動的人丁錢，也減少了漢人地主的約束力，所以天主堂設立的意義其一區隔了平埔族與客家人，其二也在屏東平原確立此地為地主教向外擴散的中心，並對外連絡了天主教信仰的平埔族人。

從前金到萬金-重建1861年天主教郭德剛傳教之步行路線



高雄區段					
途經聚落	海墘仔	苓雅寮	林德官	五塊厝	山仔頂厝
主要族群	福佬	福佬	福佬	福佬	福佬
途經聚落	大道公	後壁寮			
主要族群	福佬	福佬			
屏東區段					
途經聚落	崙仔	田厝	萬丹	雙溪口	五塊寮
主要族群	福佬	福佬	福佬	福佬	福佬
途經聚落	潮州	頭溝水	萬巒	四溝水	五溝水
主要族群	閩客混居	客家	客家	客家	客家
途經聚落	佳佐	加匏朗	赤山	萬金	
主要族群	平埔	平埔	平埔	平埔	

郭德剛神父的佈教路線透露出很重要的空間意涵，當時佈教甚為辛苦，除了須隨時接受沿途漢人聚落的挑釁，天主堂也會隨時被周遭居民侵襲。第一，佈教途經路線從高雄港出發，跨越高屏溪後，直抵屏東平原大武山腳，總路程長約近40公里，若是以往交通不方便的時代，徒步行走必是艱困的行程。其二，途經聚落的族群組成非常多元，基本上就涵蓋了福佬、客家與平埔族，前兩者在面對西方勢力進入自己的生活領域與空間範圍時奮力抵抗，甚至出現摧毀教堂與綁架教士的恐嚇行為，不過在高雄區段因為清朝政府為了避免再引國際事件而展開消極的保護，前金玫瑰堂前1864年皇帝頒布的奉旨勒石也表現了此路徑西側受到國家勢力保護。

佈教路線過溪往東來到屏東平原。屏東平原為清朝政府國家勢力鞭長莫及之處，在屏東平原西側的福佬人曾集結攻毀溝仔墘教會。屏東平原中側沖積扇頂區為客家人分布，早期客家族群艱辛地開墾屏東平原，清朝時曾武裝六堆組織，培養出很強烈的排外性格，在文獻上常見其與福佬人起衝突外，外來的天主教與洋教士也成為攻擊的對象，不過最後仍順利地在萬金設立教堂展開了天主教的傳播。從前金幾次往返萬金途上教士們屢遇攻擊，正也因為這些突襲，保留了事件衝突的書信，除了說明客家人與平埔人之間族

群衝突外，也可清楚的從這些書信中看到由傳教士的佈教路線串起了屏東平原的族群衝突史，後來1875年清朝政府終於頒布奉旨勒石保護萬金天主堂，說明國家勢力正式對屏東平原的傳教士展開影響。

表4.主要佈教路徑

高雄區段							小計
路段	前金 -林德官庄	林德官庄 -鳳山城內	鳳山城內 -山仔頂庄	山仔頂庄 -琉球仔	琉球仔 -萬丹渡	下淡水溪	陸路 16.84 公里
公里	3.55	4.14	3.97	2.33	2.85	(水路) 2.23	
現今 路名	三多路 自由路	自由路 光遠路	光遠東路 鳳林四路	萬丹路 琉球路	琉球路 農場路		
屏東區段							
路段	萬丹渡 -萬丹	萬丹 -溝仔墘	溝仔墘 -潮州	潮州 -萬巒	萬巒 -五溝水	五溝水 -萬金	陸路 20.23 公里
公里	3.50	3.78	3.36	3.78	3.93	1.88	
現今 路名	下蚶路 和平西路	萬壽路 一段 大成路	連成路 太平路	四維路 中正路	民和路 永全路 西盛路	東興路 萬德路	

(註：萬巒至萬金僅例出北路，南路經加匏朗里程數約略相同)

本文參考十九世紀末外國人描述台灣地圖，以1904年二萬分之一台灣堡圖為底，重建當時郭德剛神父從前金至萬金的佈教路徑，結果發現郭德剛神父的佈教路線，從高雄苓雅寮出發，往東途經鳳山縣城、萬丹渡丹到萬丹，再往東南過溝仔墘到潮州，轉而往東北經萬巒、五溝水抵達萬金，路線除了高雄區間光華路以西的三多路可能因日本時代高雄市區的都市計畫改正道路規格外，其餘大致與今日主要道路重疊，總計佈教路徑全長約40公里（如底頁）。

上表路段是以大型且主要聚落為分段，可以清楚看出聚落間大約相隔3-4公里，配合書信文獻中記載著：「第一個堂區在前金，是郭德剛神父建立，……，萬金莊是第二個堂區，在山腳下，離前金約一日的路程，那裡的聖堂很大，可容納一千五百人以上，目前連附近的三、四個村莊，大約有五

百教友，希望不久會增加³⁵。」以及「第三處堂區是溝仔墘，離萬金兩小時路程，離前金則須半天³⁶。」一般正常狀況每個人的步行時速約4公里，假設步行每1小時須休息，誠如書信記載，早上從前金出發，若中途未受侵襲前往萬金約一日路程，在溝仔墘可作為中途休息地點。此路線成為教士往返前金與萬金的重點路徑，由據點也聯繫了不同村落的平埔族信徒，後來天主教傳至北邊的老埤，兩地之間由於擁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後來老埤有些信徒遷居萬金，甚至又遷至五塊厝，彼此之間建立了婚姻關係，遂形成老埤、萬金與五塊厝人往來通婚的基礎³⁷。

高雄前金玫瑰堂與屏東萬金天主堂高屏地區天主教的兩大聖堂，本文回顧天主教在高屏地區的開教與佈教的歷史發展，以郭德剛神父的佈教路線串起兩大教堂之間的連結，重建並繪製郭德剛神父從前金到萬金的佈教路徑圖，可供日後教徒重回神父的佈教路徑，這條路徑是教士們往返前金與萬金的各個據點重點路線，由這些據點也聯繫了跨村落的平埔族信徒，並體驗當時佈教辛苦，也可提供台灣其他地區佈教路線的基礎研究，補足天主教在南部佈教史中的缺頁。

本文的完成感謝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賴彥甫協助，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提供圖資、林明璋教授惠予指正。

參考文獻

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繪製（1928），《日治時代二萬五千分之一台灣地形圖》。台北：遠流（1999發行）。

王瑛曾總纂（1764），《重修鳳山縣志》。台北：成文（1983發行）。

王雅倫（2006），《1850~1920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台北：雄獅。

³⁵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121。

³⁶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2003），104。

³⁷ 吳玲青，〈近二十年歷史學的屏東區域史研究回顧〉。（收於《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2013：4）。

江傳德編（2008），《天主教在臺灣》。台北：聞道。

吳玲青（2013），〈近二十年歷史學的屏東區域史研究回顧〉，收於《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

林明璋（2008），〈從古圖資推測清末鳳山縣雙城古道之位置〉，《環境與世界》17，57-82。

施添福（1998），《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收編於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施添福總編（2001），《臺灣地名辭書》，4：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高雄市政府（2004），《高雄老明信片》。高雄：串門企業有限公司

徐瑞萍（2002），《二十世紀台灣中比例尺地形圖套疊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文達等編纂（1720），《鳳山縣志》。台北：成文（1983發行）。

陳淑慈（2002），《萬金聚落空間之研究-以萬金天主教教會史料為基礎》。高雄：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立中（2008），〈屏東縣萬巒天主教文化瑰寶－萬金天主堂〉，《歷史月刊》24，13-17。

陳秋坤（2010），〈清代萬丹地域的地主、神明信仰與下淡水社人的離散，1720-1900：以萬丹李家古文書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7（3），1-37。

童元昭（2000），〈屏東平原沿山區域的形成與轉變〉。收於第一屆屏東研究研討論文集，104-117，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黃德寬譯（2003），《天主教在臺開教記》。台北：光啟文化。

黃子寧（2003），《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照明（2001），《戰後台灣天主教的本土化-以蘭陽舞蹈團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嘉欽（1997），《高雄前金天主聚落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潘敬軒（1979），《萬金庄百年傳教拾穗》。屏東：萬金天主堂。

潘孟玲（2000），《屏東萬巒開發的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盧德嘉纂輯（1892），《鳳山縣採訪冊》。台北：成文（1983發行）。

戴炎輝（1992），《清代臺灣之鄉治》。台北：聯經。

Beazeley, M. (1885) , **Formosa, southern part,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in 1875**,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with sketch map,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C. Imbault-Huart, Consul of France. Imbault-Huart, C. (1893) , Carte de L'île Formose , **The island of Formos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Paris: Ernest Leroux.

Fernandez, Pablo (1994) ,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 Taipei: SMC Publish company.

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 U.S. Consul, Amoy & Formosa compiled (1981) , **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eneral Charles W. Le Gendre, U.S. Consul, Amoy & Formosa. Le Gendre, Chas. W. (1874) ,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l 4.

Beazeley, M. (1883) ,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in 1875,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with sketch map**,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n.s. 7 (January 1885) : 1-22 (plus maps) .

Kleinwächter, George, Geognostic map of south Formosa,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1877) , **Map of Formosa with the Catholic mission stations marked on it**, 427 :387.

從前金到萬金-重建1861年天主教郭德剛傳教之步行路線

